

鷹

寒 孝 鵬

7.7

青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短篇小说十一篇。《马达正转》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跟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汽车兵团指战员；《人民的战士》写敢于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年青战士；《鹰》写英勇、机智地战胜了阶级敌人的藏族汽车兵；《本色》、《傲雪松》写始终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种拚命精神的老一辈革命战士；《昆仑站上》写全心全意为部队和贫下中牧服务的女卫生员。其余各篇，也都塑造了一批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故事情节生动，高原特色浓郁，适合广大工农兵阅读。

封面设计： 光绍天

插 图： 关庆留

鹰

窦孝鹏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7年5月第1版 197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

统一书号 10397·338 定价 0.32元

目 录

鹰	1
人民的战士	25
本色	45
傲雪松	57
“没有问题”	67
昆仑站上	86
“老师”	97
未来的里程	111
剿猪姑娘	118
狩猎归来	127
马达正转	144

鹰

运输连汽车驾驶班长阿桑，是个勇敢的藏族小伙子。同志们都夸奖他有雄鹰一样的勇敢、顽强性格和鹰一般明亮、敏锐的眼睛。这不光是指他在家放羊时，能离几里远就看见向羊群窥测的恶狼，并跨上大红马撵走它；也不光是指他当了高原汽车兵后，不论是在风雪混沌的严冬，或黄沙弥漫的炎夏，都能顽强地战胜困难，准确地看清道路，把汽车安全地开到目的地；更重要的还是指他在思想上能牢牢刻着党的基本路线，善于敏锐地识别那些披着人皮的豺狼。

当他还是民兵时，便已是这样受人称赞的好猎手，参军后，有许多关于他捉住两条腿的“恶狼”的故事。下面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前不久的一次运输任务中。

一

一九七四年的春天，是个战斗的春天。批林批孔的怒火，在全国各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这是二月下旬的一天。阿桑和助手田真，开着自己心爱的“解放牌”，载着一批非常重要的物资，运往领导指定的目的地——一千四百多公里外的尼玛草原去。领导上告诉他，十多天前，尼玛草原上遭受了一场特大的暴风雪，草原上的牧民和几万只牛羊受到严重威胁。阶级敌人也趁机放出阵阵妖风，说什么：奴隶生来要受牧主管，草原再大要受老天管，娃子欺牧主，老天降了罪……

草原人民团结在公社党委的周围，用批林批孔焕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同阶级敌人斗，同自然灾害斗，打响了一场抗灾保畜的战斗。

上级党委为了支援灾区人民的斗争，要把一批人畜用的防病、防寒、保暖等物资和药品，还有刚出版的藏文政治学习材料，运送到灾区人民手里去，请求部队支援运输力量，于是，阿桑和田真就担负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出发时，领导上关照他们：据交通部门讲，有些公路段正利用目前冬训期间来往车辆少的机会，对有些必要的交通设施进行整修，途中可能会遇到暂时断路的现象。要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想尽一切办法，早日把物资运到目的地。

对于世代奴隶出身的阿桑，亲身执行这样的任务，他是感慨万端的：在民主改革前奴隶们只被牧主、头人看作会说话的牲口，他们的生命，还不如一只羊羔值钱，病了、死了，谁管哩！可是现在……一想到这里，他心里就热流滚滚。

助手田真，是今年刚走出学校、来到部队不久的新

兵。他第一次随车外出执勤，心里特别高兴。他把车擦洗得明光亮眼，又按按响亮的喇叭，高兴地说：“嘿！没说的，咱们这车要赛过飞马，油门一加，直奔拉萨！真带劲！”阿桑指点他说：“不要想得太简单，道路并不平坦，艰险处处都有，恶狼还未打尽，夹拶不能撤走，车未走到头，时时得小心呀！”

田真似懂非懂地听着。汽车起动后，他看着沿途的景色，对什么都感到新鲜，不时喊道：“啊哟，这草原这么大呀，简直象一块大黄毡！”一眨眼又惊呼：“看呀，路边那一大片羊，足有几千只吧！”

阿桑眼盯着前方，回答说：“是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草原带来了多么兴旺的景象！可是，你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吗？过去，这里的草原象天一样大，我们却没有一块搭帐篷的地方；这里的牛羊象星星一样多，我们却没有一块酥油尝一尝。可是现在，你全看到了……你看，我们车上，装的是毛主席对草原人民的无限关怀，是党对草原人民的无限温暖。小田，我们要马不停蹄地把它送到灾区人民手里。”

田真感动地点了点头。他俩默默给自己下着命令：“前进！前进！一刻也不要耽误。”

二

可是，这天傍晚，当他们飞车来到天峻桥边时，眼前

的情况使他们大吃一惊：桥不通了。汽车象飞奔的战马打了个前跌，停在了桥边。

这天峻桥，是通往尼玛草原的必经之道。桥身有十五米多长，桥下的河水，年深日久地奔流着，冲刷得河谷陡峭而深邃，发出轰隆隆的吼声。

在天峻桥边，驻着一个藏族工人组成的养路道班，负责维护这段公路和桥梁。

两个多月前的一天，道班班长、藏族复员军人罗佳，在检查桥梁时，突然发现大桥撑柱和横梁结合部位的铁卡子，不知被谁卸掉了，桥架的一段，已失去了坚固的原形。说不定啥时候，碰上重载的车辆，会发生倒塌事件。他不由大吃一惊。

这铁卡子是谁卸掉的呢？工人们白天出外修路，家里都留人轮流看家做饭；在这远离城镇的地方，百十里内外很少有人家，谁能来这里干这种事呢？

罗佳把这事作为问号挂在心里。当时因运输任务正繁忙，每天来往车辆不断，要对桥梁进行大修不可能，他赶紧采取了紧急措施，加固了危险部位，基本上没有耽误运输任务。

元旦过后，按高原地区的往常惯例，各运输部门都要进行短期的冬季整训，对车辆进行大保修。这段时间，公路上基本上看不到来往车辆。罗佳想：这是个空隙，应抓紧时间，彻底修建已经变形的天峻桥。于是，他给上级有关部门写了报告。

可是，公路局的工程队有其它重要任务，一下子抽不来人。于是，在两个星期前，罗佳带领道班工人，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始了修理天峻桥的战斗。现在，旧桥已全部拆掉了，新桥只搭起个支架站在那里。这还是三天前，他们接到上级的通知后，加班加点地“抢”出来的。

阿桑问明了情况，急得站在桥边直搓手。

罗班长对他说：“老伙计，你先在我们这里住两天，我们保证在两天内把桥面铺起来，让你过去！”

阿桑摇摇手说：“两天？两小时也不能等！羊羔没奶吃盼着妈妈，灾民受严寒盼着党的温暖。你知道我们车上拉的是什么吗？”于是，他把急着运送救灾物资的情况说了一遍。

这消息紧紧揪住了工人们的心。三天前，他们接到通知，就知道有辆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要通过，但还未想到来得这么快。大家纷纷表示：要尽快想办法，把汽车弄过河去。

“可是，马不能当羊皮筏子用，汽车不会具备飞机的本领，难道它能长着翅膀飞过去吗？”突然，从大桥不远处，传来这么一个嘶哑的声音。阿桑抬头一看，说话的人四十多岁，长着长马脸，细眼睛，鹰嘴鼻，大板牙。那人看到阿桑鹰一样的眼光逼到自己脸上，忙自白地、做作地说：“咱们农奴出身的工人，看着汽车过不去，心里急得慌呀！”

不知为啥，阿桑感到他的脸上隐藏着一丝奸笑，语调

里带着明显的狡诈。

班长罗佳对那人说：“五加才郎，好歌子要唱出喉，好主意要说出口，有什么好法子，拿出来嘛！”

五加才郎两手一摊，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摇了摇头。

阿桑面对滔滔河水，声吼如雷地说：“螳螂挡不住车，区区河水也休想阻住我们前进的飞轮！”

他说罢，就带着小田跟随罗佳，又仔细地把桥的支架检查了一遍，然后向道班工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同志们，桥的支架我看很结实，我们把拆下来的桥梁两根并在一起搭上去，架个简易‘独木桥’，把车开过去！”

阿桑的这个想法，首先遭到了罗佳班长的反对：“这太危险了，我们不能同意！”

阿桑说：“危险和不危险是相对的。平坦大道，不注意照样翻车；独木桥上，只要小心在意就能顺利通过。救灾如救命，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磨蹭。再说我们的车拉得也不重，放心干吧，争取一个半小时内完工！”

说着，他顺手从路边扛起一根方木，向桥上跑去。罗佳还想阻拦，五加才郎拉住他说：“解放军同志的这个主意好，抢时间要紧，我们不能眼看着牧民受灾不管呀！赶快干吧！”说完，也扛起一根方木跟了上去。一场抢架“独木桥”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夜空降下了帷幕，黑影笼罩了天峻桥。工人们有的扛

方木，有的上螺丝、砸铁卡子，两根并拢的方木，按着车轮的宽度，沿桥架向对岸铺去。方木的两边，用铁卡和螺丝牢牢固定在桥架上。

阿桑特别注意铁卡和螺丝的固定情况，他仔细地、一个个地检查着。天黑得有点看不清了，他就用手一个个地触摸着，看铁卡砸进去了没有，螺丝帽上紧了没有。

在桥中间的左股道上，忽然他的手触到了异样的情况，仔细一看，原来方木两边的螺丝没有上紧，螺帽至少还有四、五公分的距离。

他喊道：“这是谁上的，为什么不上紧？”

右股道的一个工人告诉他：是五加才郎上的。

五加才郎已经回到岸上去了，听到喊声，他急忙把刚才使用的大号扳手往地上一丢，顺手拣起一个小号扳手跑过来说：“呵，是……是因为扳手太小，不得劲，我正准备找个大号扳手重新上哩！”

阿桑接过他手里的扳手，用电筒照看了一下说：“十七厘米的扳手，怎么能上近三十厘米的螺丝！我们驾驶室的工具盒里，有大活动扳手，快去拿来！”

五加才郎嘴里“嗯嗯”地答应着，急急忙忙跑去了。阿桑继续向前查去，其它方木都上得很结实，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一会儿五加取来了大活动扳手，阿桑亲自上紧了那两个螺丝。罗佳看了看表，前后不到一个半小时，一座简易“独木桥”架成了。

阿桑满怀信心地一挥手：

“好，准备过车！”

三

这是一场惊险的、动人心弦的战斗，这是一段考查意志、检验技术的行程。两根方木并成的桥梁，比轮胎的宽度只多出二十多公分。在这种“独木桥”上行车，心稍微一慌，方向稍微一偏，人车即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何况现在是黑夜漆漆，开车通过“独木桥”，更显得艰险。

阿桑深深懂得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了把毛主席的恩情，党的关怀及时送到草原人民心中，他把自己的安危抛在了脑后。

为了胜利地完成任务，起步前，他把汽车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踢踢轮胎，气挺足；试试刹车，挺灵；转转方向，挺活。然后坐进驾驶室按按喇叭，喇叭笛响；拉开大灯，灯光闪闪亮。他满怀信心地启动了马达，开车徐徐向桥上碾去。

工人们站在桥边，担心地、热切地看着汽车一步步前进。

但是，那个阴险的五加才郎则站在较远的地方，嘴上的烟火闪着亮光，似乎他在紧张地暗暗地等待着什么情况的发生。

两束大灯光，照亮了两股桥梁，罗佳站在河对岸，嘴里喊着，手里挥着，担任着指挥任务；助手田真，头探出

驾驶室右门，认真地瞅着路。阿桑勇敢、沉着地操纵着方向盘，汽车稳稳地、准确地踏上了“独木桥”，向前爬去。

当汽车刚走到大桥三分之一处时，突然大灯“忽闪”一下，熄了。立时，大家心里一沉——在这样险窄的桥上，眼前墨黑，稍一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人们的心揪成一团，额头上沁出了滴滴冷汗。

躲在黑暗角落里的五加才郎，看到这种情况，他把嘴上的香烟一摔，高兴得几乎要笑出声来。他静候着汽车摔下桥梁去的响声。

但就在这一刹那，也许只有一秒钟、两秒钟吧，汽车的大灯突然又亮了，人们看到汽车又稳稳地向前滚去。五加才郎惊得口呆目瞪，不知所措；其他工人同志则轻轻舒了一口气，心想：也许刚才是驾驶员故意关了一下大灯吧！

可是，错了！谁能想得到，汽车驾驶室里的阿桑，这时正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肉体点亮着汽车的大灯。

原来阿桑正开车走着，发现大灯突然熄灭了，他急忙拉动了一下灯开关，仍然不亮；他顺手往仪表板下一摸，发现大灯线从开关上掉下来了。他没有犹豫，急忙抓住线头往开关螺丝柱上一接，线通了，灯又亮了。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靠手摸着进行的，而且是在一两秒钟之内完成的。

灯线头，是阿桑用手指头捏在一起的，电流通到了灯头，也通到了他身上。

他明白，在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只有用自己的手把灯线捏在一起，接通电流，把车开过河。

车子在“独木桥”上前进着，小田突然闻到了一股焦肉味，他看到从阿桑的手指那里，冒出了一股股黑烟；他看到阿桑的牙齿紧咬着嘴唇，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子“叭嗒叭嗒”地往下淌着。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想伸手帮忙，但被阿桑挡了回来：靠手指捏在一起的线头一换手，搞不好断了线，黑了灯，那多危险！于是，田真提着心，嘴里只“阿桑，阿桑”地叫着，想催阿桑加大油门，加快速度，尽快走完这段艰险的路程。

阿桑知道，快，固然可以缩短行进时间，但那样不安全。电火花烧得他肉皮滋滋冒着烟，灼痛阵阵往心里钻，但他暗暗叮嘱自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定要把车开到目的地。他心不慌，眼不乱，左手握方向，右手接电线，一步一步走完了这考验人的十多米，终于把车开到了河对岸。

岸边的工人欢呼跳跃，罗佳急忙赶来向阿桑握手祝贺，但阿桑的右手却被田真紧紧抓在怀里，他那拇指和食指的指头上，已被电火花烧黑了。

阿桑推开他们两人，急忙安上工作灯，察看起大灯开关来。啊，他发现大灯线的螺丝松得快掉下来了。一个疑团立即在他心里升起：下午，车到天峻桥前的最后一次途中检查中，他特意把照明系统仔细检查了一遍，准备晚上开灯行车。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开关上的灯线螺丝上得紧



紧的，为什么两个多小时之后会松掉呢？

他作了这样的设想：有人故意松掉灯线螺丝，扯下灯线。然后又把线头折弯，虚虚搭在螺丝柱上。这样，开始走几步，线是通的，灯还可以亮；但时间稍一长，或车轮稍一颠簸，线头掉下来，灯就熄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是谁搞的呢？车停天峻桥以来，哪个去过驾驶室呢？

他想呀，想呀，呵，想起来了：五加才郎不是去驾驶室里取过大活动扳手吗，难道让他钻了空子？

阿桑转身问罗佳：“五加是个什么人，他是啥时来道班的？”

罗佳回忆地说：“我从部队复员到这里时间不长，五加的根底，听说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没有家、没有阿爸和阿妈的奴隶，从小在山南一家大土司的牧场里当娃子，在一次死里逃生中，流落到了这里……”

听了罗佳的叙述，阿桑对他说：“罗班长，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时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咱们藏家有一句话：狼群中不会有人，人群中却有披着人皮的豺狼。对他的情况，我们应该好好了解一下。”

罗佳紧紧握着阿桑的手，深沉地点点头说：“好，咱们协同作战吧！是恶狼，我们一定要把它揪出来！”

助手小田不甚明白地问阿桑：“那个五加，对咱们过桥不是很支持吗？”阿桑望着满脸孩子气的小田，说：

“公鹿在乐不可支的时候，才痛哭哩；猫头鹰在难受的时候，才发笑哩！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呵！”

时间急迫，不容多待。阿桑和田真匆匆告别道班工人，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四

阿桑和田真，用四天时间跑完了七天的路程，把救灾物资和政治学习材料，及时送到了尼玛草原人民手中。贫下中牧无限感激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他们看着一堆堆救灾物资，拿着一本本政治学习材料，载歌载舞地唱起来：

哈达是白色的，

我们献给最尊敬的人；

心是红色的，

我们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恩情……

党的关怀，更增添了草原人民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无穷力量。白天，他们抗灾保畜；晚上，又去参加公社召开的批判斗争反动牧主巴登煽妖风、造谣言、破坏救灾工作的反革命罪行大会。他们一路上唱着：

草原是辽阔的，

我们要防止豺狼混入羊群；

猎枪是冰冷的，

我们要时刻对准牧民的敌人……

今天的大会，设在公社的院子里。阿桑和小田被邀，和牧民一起参加了批判大会。

不一会，反动牧主巴登被押来了，会场变成了愤怒的海洋，人们高呼着口号：

“彻底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

“坚决打击反动牧主的破坏活动！”

阿桑和田真一见被押来的反动牧主巴登，两人都暗暗吃了一惊：看，他那长马脸，细眼睛，鹰嘴鼻，大板牙，和天峻桥道班的那个五加才郎，活象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批判会上，贫下中牧上批林彪阴谋复辟的反革命罪行，下批反动牧主巴登破坏抗灾工作的罪恶活动，批判会开得大快人心。

开完会，夜已深了，但阿桑毫无倦意，他立即找公社党委书记强巴，汇报了自己发现的这个情况，并询问了巴登家里的情形。

强巴书记告诉他：巴登原来是尼玛草原上一个凶恶的大牧主，现在被管制劳动。他还有个兄弟叫茨仁，曾经杀害过人民政府派到草原上来的工作人员，至于奴隶，死在他手下的就更多了。这个吃人魔王在一九五九年被人打死了，现在他的老婆带着一个女儿过活。

阿桑问：“茨仁当时是怎么死的，有人看到吗？”

强巴说：“这事，咱公社的妇女主任曲珍同志最清楚了，她当时是茨仁家烧火的奴隶，是亲眼看到了的。”

一会儿，曲珍被请来了。她三十四、五岁，长得英姿勃勃，干净利落。当强巴书记让她谈谈茨仁的事时，她象